

鬼

士



故事发生在素有神地鬼土之称的湘西……

(一)

黑虎家的房子就在寨子的脚底下。寨子沿着一溜陡坡延伸。由于两边的地势几乎是插下来似的陡垂，房子只好向上向下地长，长成一条黄瓜似的山寨。黑虎的家就在这个黄瓜的蒂上。左边搭着一片偏厦，遮着牛栏和猪圈。右首以当头接过来的厢房和正屋折成直角，它们和一块菜园子的篱笆连起来，围住了方青石板铺就的院坝，菜园子的右角落里耸立着一株高大的板栗树，树冠从掩映着的翠竹丛中钻出来，以博大的凉荫庇护着园子、偏厦和半边院坝。林子里鸟巢儿多，四时景色秀美，早早晚晚的鸟歌不断。

从厢房门出去往下走几步路，便是一望平展的河谷水田，一条很宽的田坎路，从一座木桥上穿过一条小溪便到对门坡的下黄瓜寨，一溪之隔的两个寨子，语言、风俗习惯样样相同，但地盘却分别是两省的，上黄瓜寨是湖南省管着，下黄瓜寨却是贵州的了。

从黑虎家的院子透过绿悠悠的竹林就看到小溪里的浪花，和低矮的河堤上长着的青草，五颜六色的小花；有鲜红饱满的蛇莓草莓，成串的乌泡，野兰花，还有在河水冲动下晃悠悠的菖蒲；青灰色的岩上长着绿茸茸的青苔，青苔中间沾着大朵大朵土木耳。护堤的梓桑沿河立着，由于年代已远，粗壮老厚灰黄的躯干已有几分龙钟老迈了，但枝叶依然茂盛。

顺小溪往下走十里便到了湘黔边镇阿拉了。

黑虎的父亲果戎老实巴脚的拱土，早早晚晚不是田里便是地里，不吭不怨地抬抬挑挑过了大半辈子，头白了腰弯了，日子

却不怎么甜，可他心很安，见人富贵莫心焦”，“命里有时总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他就是这么想的，发财还得有个好命，所以不怨不怒，总是笑脸对人，对人对事总是说好听的话。

母亲，一个瞎子，三年前，唯一的女儿得了一种怪病，连续几天烧得象块炭火，郎中请了四五个总是治不好，守在床边的母亲看着女儿半闭半开的眼睛，透出一层模糊浑浊的光，呼吸艰难，胸脯很微弱地起伏着，就预感孩子活不多久了，想到健康的日子里女儿的音容，浆洗补缝，件件般般往事，母亲禁不住狂悲哭了。过五天，女儿就死在母亲的怀里。按照巫师的忠告，活人的泪水是不能滴在死者身上的，母亲忘情泪水悄悄地滴在女儿灰黄的脸上腮上。因为，女儿还不算是成人，当天黄昏就把女儿埋了。此后，母亲无休止的泪水，无尽的悲哀，无边的思念，在悲痛的折磨下，母亲眼瞎了，神情恍惚，常常出其不意的说出一些人间阴间的事，久了有些话竟生了效应，于是全寨的人都相信了，说的大家照着做，这样，母亲成了遐迩有名的仙娘。

黑虎的大哥叫牛儿，一个厚道的篾匠，二哥叫巴贵，一个有心计的精明人，靠一根凿子赚钱，叮叮当当地在石头上钻，把它们凿成石磨，耙巢和擂钵、猪槽，再扛到阿拉镇去出售。靠手艺哥俩总算日子还过得去。他们都有了妻儿，各人立各人的门户了，各吃各的，只有到捕获什么猎物，杀猪宰羊才把大家聚到一块，喝酒，吃吃兽肉讲讲开心话。阳春来了，或者收苞谷，打谷子，挖红薯大家便帮衬着，先挑你的，后收我的。大嫂金花规规矩矩而又少言寡语，家里商量事总是由牛儿做主从不过问，象一匹牛儿你怎么赶便怎么走，受了什么委屈也只闷在肚里，生了儿子山山后，她开心了，成天逗得儿子乐呵呵。给儿子做鞋子，缝裤子，教儿子唱歌子。夫妻的和睦，家道的宽余，孩子的健康使得大嫂的

欢乐象一条甜甜的河。

二嫂有些地方就不一样了，一副热肠子里多了几分精明，钱米的事儿她抓着，巴贵赚了几个钱得交给她管，她怕他乱用乱花；巴贵回到家里，二嫂不准他串门；巴贵想出去给别人捎口信，反复向妻子作了说明，走到门边，妻子照样要叮嘱：“别玩野了，贪玩可是不成才的东西。”巴贵觉得倒胃，又不想和她争吵，带着一头顶的皱纹走出去。她又爱管闲事，牛栏掉一块木板，她说得上一朝，菜土里碰断一枝辣椒她要盘出个底来，孩子打架了她总是护短咒人家不得好死。她心直口快，什么话到她嘴里藏不了半天，便哗啦啦倒尽了。不过，在对待老人问题上她就显出自己的聪明和心计来了。对老人她又尊敬又客套，两老有个三病二痛，她忙着转，好言好语地安慰，有酒有肉自不必说把老人请过堂来沾口酒，夹一块肉。就是平时拣了碗菌子，捉了几条黄鳝也要叫丁丁送一点点过去给爷爷阿婆尝，所以，二嫂虽泼，却很遂公公婆婆的心意，两根银项圈，婆婆居然把重的那根送了二嫂。的的确确，在做人方面大嫂少了二嫂的弯肠乱点子。

山山长丁丁一岁。哥俩小不点儿却喜欢缠着满叔黑虎讲这讲那，要东要西，偏偏黑虎童心很重，无事就逗这侄儿耍。惹得两个小侄儿又哭又笑。

(二)

黄瓜寨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寨子。清朝乾隆六十年正月十六日，一个名叫石三保的，由于不堪官府欺压，带领寨民起来造反了，这火点燃不过几天的光景，湘黔省界的苗族村落都闹起来了，杀官吏，燃官府，分官谷。大火蔓延。单髻深入苗区腹地的绿营汛兵已不足弹压，且在义军的进逼下节节失利，只好困守城

里，凭墙据险。地方告急，朝廷惊慌，乾隆皇帝于是大举兴兵伐剿，派四川总督和琳，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兵分三路举兵镇压，战火甚炽，沿五百里苗疆，两军杀进杀出，在阿拉镇一战，苗族义军以土炮掩护，用木梯爬进城内，一举歼灭清兵一部，击毙清军中高级将领三十六名，丧师失利，和琳、福康安忧愤交加，加之不习于山区作战又水土不适相继死于军中。

苗军迅速扩大，已成咄咄逼人的趋势。白莲教义军也在向南发展，清廷已感到形势危急，便从各省抽调部队，在援军源源涌入，几十倍于苗军的压力下，苗军防线萎缩了。清军采用毁寨战术，使义军失去依存，经过两年多的剿杀，清军攻占了苗族义军的大本营——黄瓜寨。大肆屠戮之后，清军便一把火毁掉了寨子。

过了二十年，当年劫后余生的苗民才返回来，先是在瓦砾堆里搭起一座座低矮的茅棚，生儿育女，播种收获，用一双手常一副肩膀，开辟出生活的新路来了，一百多年时光从几代人背上溜过去，当年的茅屋又渐渐换上瓦屋，寨子里重又回荡起叫鸡鸣狗吠声了，昔日的瓦砾堆里挂了豇豆扁豆辣椒，新竹一年年破土，这里又依然恢复了竹乡美丽风光来了。

(三)

缺了半边的下弦月缓缓地向山边游去，皎洁的月光从西窗洒进屋来，房子里一片空明，黑虎的黑乎乎的一只大腿斜斜搁在银妹那白光玉润的腿根上，一夜的旺旺的情火，使他们累了，豆豆在另一头呼呼地睡，小孩子的梦境总是长长的深深的，银妹带着满足后的痛快睡去了，黑虎心中仿佛揣着的一件偷来的东西，得手后的兴奋，兴奋后的害怕和睡意一起绞得他头发胀，眼皮下的血管仿佛是个小树枝硌得他眼睛铮铮地疼。

鸡叫三遍了，清早要远场的人家已听到门开响了，咯咯的咳嗽声，昂昂的牛儿长鸣在清晨的空气里听得清楚。后半夜的蚊子早就停止了喧哗扰攘，只有微风拂过树梢带出沙沙的声。

黑虎睁开酸沉沉的眼皮，从窗口望去，对门的下黄瓜寨已亮起了点点晨灯了。每天，这个时辰一到他就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鬼混下去，他得早早离去，才能不让有知道，才能不让人抓住自己的把柄说三道四。

他挣扎着起来了，穿好衣服，扎好裤子，把昨晚不知什么时候蹬掉的被子拾了起来，盖在这个已经如愿以尝心满意足地睡过去了的小寡妇光溜溜的白白身子上，地楼板在他沉重的脚下，轻微地响着，门嘎嘎地响了一下，黑虎的脚已踩上村道上去了。

月儿要落不落地已挨到了山顶，月光明显地淡起来，东方的鱼肚不断地涌来一阵阵晨曦，路边的草被浓浓的露水打得抬不起头。

他来到小溪边，洗了脸就清醒多了。他从一丛草莓丛里取去昨夜藏起的镰刀钎担时，阿成阿西阿九阿富也都来了，这农闲的日子里，他们很快活，早上一挑牛草，晚上一挑柴便没事干了。白天凭你呼噜大睡，老人家也不会多嘴多舌，大白天，太阳毒毒地烤，人们都懒懒地困在家里，或在树荫下躲凉。

他们约好了每天都在河边聚合，再一块儿上山割牛草的。

“虎哥，”阿九说，’“个个早晨你都比我们早。”

“昨夜头找你赶边场去都找不到，想必是昨夜吃了龙肉去了是不是，虎哥？”阿富说。

虎哥不答应，只是笑。

“说了吧，虎哥，”阿成沉不住气直截了当地说，“你有几根肠子，我们不晓得？你吃了龙肉告诉咱一声，兄弟们不会抢你的。”

“俄……”虎哥本来想说“我”，可睡觉着了凉哑了嗓门发出来的声音便成了“俄”。

“哈哟”阿西津津有味的笑起来，“困得那么伤水，声音都哑了。”

“哈哈……”大家听阿西这么揶揄虎哥，全笑了。

“唉，虎哥，你到底来了几下？”阿成涎皮涎脸地问。

“太痞了。”虎哥不好意思起来。

“太痞？”阿成钉着为自己辩护，“你搞都搞了，我们问问都不行，敢情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阿成讲得对，”大家随声附和，阿成，“虎哥你说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哥儿们面前怕个屁。”

“走走走……上坡去！”

“你说了我们就走。”

“好。我说……”虎哥微微有点懊恼，“五次……满意了吧。”
呜哇哇，啊哟哟，咯咯哧哧不同笑声笑得虎哥要晕倒似的。

“往后人前背后谁也不许乱扯我的事，晓得没？”虎哥正儿八经的说。

“唉哟，虎哥，你一百二十个放心好了，”阿成代表大家说，“你若不信我们赌个咒，往后哪个把虎哥的事扬出去，他是狗娘养的。”

“好了，”虎哥催促起来，“快上山去，等一下就晏起来了。”

紫色的晨光笼罩下，远山是深蓝的，深涧中荡着一壑一谷的灰白的雾朵，这些雾慢慢地升腾，徐徐地铺展变化，象个很懂事的孩子似的，又温顺又听话，灰蓝的头顶天空，空荡荡的，这时东方山与天接的重岭上，暗褐色的云里，好象被一种什么力量从里面撕扯着在不安的躁动中分泌出越来越鲜明的红霞来，当霞光

挥洒过来的时候，山岭上的露珠就开始闪闪烁烁了。

哪条谷，哪道岭都有人割草。虎哥和兄弟们各自散开去。虎哥朝密迎迎的稿草从中走去，茅草擦在他的衣服上悉悉地响，滚落的露珠湿透了裤脚，冰凉的裤脚沾在腿上凉丝丝的痛快。

他将钎担插下来，伏下身镰刀娴熟地挥起，嚓嚓的响声过后，那嫩生生的涨满汁液的青草贴着地皮整齐倒伏呈一个圆弧形地在镰刀带动下收到左手来，虎哥一口气割了四小扎，站起来，感到眼前有些发黑，头晕，镰刀仿佛要从手上掉下来似的。他觉得身子象抽空了一样，手臂好酸软，腿很乏，口也干。于是，他便离开割草的地方，到田边一眼泉水边猛灌了几口，觉得精神好了些。黑虎抬起头来看见远处的草丛中的阿成，身子应着镰刀的挥动有板有眼地晃动，嚓嚓的割草响得干脆利落，嘴里唱一支缠缠绵绵的情歌，歌声在晨风的拂弄下格外的感人。隔得不远的阿富应着阿成的调子吹着口哨伴着，阿九，阿西把衣服脱光，割得有点劲的，割两下子头抬起来撩起衬衫擦汗，“呜呼富”地野叫。

虎哥明显落后了，他下决心。于是他咬了牙关，费力地挥起镰刀，但两只手老是配合不好，刀钩老挽不住要撤掉一些草。

虎哥割够了，就到树棵子丛里，割了两根手指般粗细的杂树棵，两根两根地结绌在一块放地上，用镰刀一捆捆地把牛草抱过去，把这头拧弯过来，然后把对头穿过来，虎哥用他的那双大脚抵住朝自己的一头。咬紧牙关地勒，牛草便被勒得紧梆梆的，再一拧另一头弯过来插入草中，草捆子便稳稳的了。

几乎是同时，大家把担子都拢到一块休息起来了。

“五月泡，”虎哥惊喜地喊了声，头一个冲下坎，大伙争先恐后地也跟上去，沿着一块苞谷土土坎是一排五月泡丛，鲜红的泡

鼓崩崩的，一串一串挂着，熟过了头没有来得及等人吃下的红泡，风早已把它们吹落下来，地上草里星星点点的散着红色。

大家抢着吃，红红的五月泡，又甜又爽口，黑虎最先想到山山和丁丁，摘了四片桐叶子，围成两个漏斗，装了满满两斗。大家抢着，追打耍闹。阿西刚要攀到一枝密匝匝的红泡，阿九的勾子，突然一勾，阿西跳上去想拦路抢回，不料刺勾在他右腮上划了一条细细的红线，阿九得意大笑，阿西气得咒阿九是牛日的。

“别吵，”阿成象听到什么似的打断大家的吵闹声，“你们听。”

极细的如绒如丝的女子歌声传过来了。

月亮出来两头勾

两头两尾挂绣球

阿哥阿妹心相爱

阿哥挂在妹心头

大家不吃了，眼睛顺着歌声寻过去。

“在那儿。”阿成眼尖，激动得声音都抖了，“杉树下面那丛大箬竹下来一点，背背篓的，唉哟，有四五个。”

大家顺着阿成的指尖望去，看见对门山上有四五个姑娘在打猪菜，深深的草从没过了她们的头，她们的歌声从林子里飞出来，在深谷回音的作用下，又幽长又动人。

“我们会会他们去。”阿西心痒痒的。

“慢点，”黑虎出主意说：“我们先出一首歌，她们答应了，我们就去。”

“要得，”大家表示同意。

阿成的嗓子好，阿成先来：

阿妹打菜对门坡

脚轻手快歌儿多
我厚着脸皮讨把菜
转去喂猪可不可

阿成浑厚的嗓子，把歌拖得悠悠的长长的，象看不见的柔丝飘过山谷，在谷的修饰和风的煽动下很美的从这边山向那边山流过去。

歌儿里的情和味进了姑娘的耳里，她们便从草丛里直起身子不做声了，静静地听歌子，手不自觉地搭在额上也循着歌声望着那边山上的唱歌人，这边的歌刚煞。她们就连上了。

送你一把青青菜
送你一把相思草
怕你嫌脏不肯要
钱打水里没泡泡

“走！”他们狂喜得不得了，连滚带爬地朝坡下跑去。

已打猪草的几个姑娘把满背装得冒尖的猪菜顿在涧边，卷过了膝的脚踩在水里在洗脚洗脸，蓬乱的头发沾着叶子，露湿的裤脚和衣角上泥迹斑斑，露着洁白肉体的领口一阵阵冒着热气。

小伙子们沿河岸过来的时候，她们就拢成一堆不说话。

“代沟①”她们四五个几乎是同时这么叫。

她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咯咯地笑了，不答话，只是不时拿眼睛膘膘这帮半坡上杀下来的小伙子。

“哟，”阿成很有经验地开腔了，“你们看，我早讲了咱们跟人家是黄牛搭不得水牛的，你们不信，看讲话人家都不理，走算了。”

① 代沟：是苗语弟弟，妹妹的泛称。

“那个代沟怎么话倒讲水倒流？”讲话的那个穿家机格子布的姑娘，眼角嘴角都带着笑，话软软的，又亲热又称人的心。虎哥和他的伙伴都看着她。

虎哥觉得她那双微带羞色的眼睛多次地和他眼睛相撞。虎哥看到她粗壮的腰有力的手，就知道是个好劳力。

他们和她们讲了很多有趣的话，大家很开心，笑的笑，嗔的嗔。姑娘们要走了，虎哥他们着了慌，横着姑娘们的路不让走。

“莫拦我们路好不好？”穿格子布姑娘望着虎哥的脸哀求：“转去晏了，屋里人要哆嗦的。”

“我们也不想难为你们，”阿虎说，“可大家也难认识，大家要是愿意交个心，晚上月头出山我们在这儿相会，好不好？”

起初姑娘们不肯答应，有的说怕鬼，有的说怕父母，有的说有事。小伙子们也不是白痴，话中的话，。内中的刺是听出来的，年轻是一朵花，哪个愿开在家，于是，也赖起来。

“不答应咱们就伏在你们背篓上不走了。”

姑娘们心悄悄地喜，嘴免不了要骂人。

“运气差，碰了你们这帮背时鬼，”格子姑娘说，“晚上来，还不行吗？”

小人伙子们心喜滋滋的，阿成就多了一个心眼，他害怕有诈便生上计，对姑娘们说。“我们赌个誓，那么不来怎么样？”

“啊育，”姑娘们觉得又好笑又为难，“你代勾脑壳尖利割得草，亏你想得出。那你先赌。”

“你们赌。”姑娘们固执起来。

“你们先赌，”小伙子们硬要推让。

“好，”虎哥先破僵局，“我先赌：谁骗人谁脸上生疮，下海被鱼吞，上山被虎咬。”

“谁骗你们是狗。”姑娘们也赌了。

小伙子们得意极了，劲鼓鼓地爬上去，频频地回头往下看姑娘们，看着她们踩着涧水嚓嚓响响的脚，和遮了背影的大背篓摇摇晃晃地远去。

小院坝里已有半边的地方被阳光照着了，沿着篱笆，来来往往牵缠的南瓜藤儿到处伸出茁壮的头儿，钻到哪儿就用根须牢牢地抓起来，阳光照在一朵朵艳艳的南瓜花上很香，马蜂专注地在花里翻什么，一钻就是好久。菜园子里豇豆攀着插下的竹杆上去垂下一条一条紫色的豆条，带露的叶片熠熠闪闪，星天中，花花绿绿的瓢虫爬过来爬过去，紫紫的茄子，灰绿的黄瓜，静静躲在叶荫下默默无语。

割草的陆陆续续回来了，家家户户忙着吃早饭——山里的早饭总是晏的。牛在栏里等急了见了新鲜草喜得欲疯，急得要掀掉栏，一闻到草儿的气息涎水都冒了出来。尾巴一团一团地扭着又甩开。

黑虎把钎担拨出来出了偏厦，丁丁和山山就跑过来了，黑虎高高提着两兜子泡儿逗侄儿。

“你们要不要泡儿吃？”

“要！”两侄儿昂着头盯着黑虎的草叶兜兜伸手去够又够不到。

“好，哪个给满满说真说我就给谁吃，”黑虎爱拿侄儿逗耍，卖了关子。

“我讲。”丁丁说。

“我也讲。”

“你们跟爸爸妈妈睡觉看见什么？”

“起先妈妈跟我困一头，等我醒瞌睡她到爸爸那边去了。”

“哈哈，”黑虎笑得前仰后合。“乖，给你。”

“我看见爸爸屁股有毛，妈妈也有很多毛。”丁丁闪着一双黑亮的眼睛。

“哈哈……”这下黑虎已是放声大笑。涨得脸红到脖根，笑软的身子坐在青石板上，一身抖得止不住笑。

“给……”他把泡兜给了丁丁。

“荷！”二嫂不知啥时赶到，前头的话听得一清二白，又好笑又好气，“你是这么教侄儿的？！”

黑虎只是微窘了一下，叔嫂之间调笑是常有的事，所以虎哥没有什么不大好意思的，只是咧笑着看二嫂装模作样地生气。

二嫂看山山丁丁在一边吃泡儿。一会儿便进屋借簸箕去了。

黑虎进了正屋把钎担和镰刀往屋角处收好，就上楼来吃饭，他偶尔向母亲瞥了一眼，母亲正坐在神台前默不作声，对任何声音和动作毫无反应，象尊木偶，这一向没什么人来看命，所以她也闲着。

父亲老迈的身子倚在柱头，身下垫着两张木椅，用长烟管吸草烟，吸两下又咳两声，烟臭味又浓又刺人。“老雅洞那丘怕要干了，你早饭后看一下，把水槽移过来灌灌。”

黑虎边吃边听，答应着。他吃过饭，戴了斗篷扛了把锄头走出院子，就觉土气蒸得人喘不上气，很不情愿走着。他按父亲的安排做好了，回来，两把椅子一搭，就呼噜噜地睡着了。一只胆大的蜻蜓，大约是看上他的鼻尖这地方，停在那儿，他觉得痒，下意识地抓，蜻蜓就跑，一连两下，他醒了，看看四周没有人，只看到有只灰蜻蜓在眼前飞，找停处，他不动了，蜻蜓渐渐靠近了，薄翅煽动的，风清晰地听见，终于又停在他的鼻尖上，一长节的身子一伸一缩都清楚，“送上门的财喜，”黑虎美美地想。他尽量不

叫自己头动，眼也不敢眨，屏住呼吸，一只手从下悄悄地伸上来，用拇指与食指当夹子，夹子轻移过蜻蜓尾身时虎哥用力一扣，蜻蜓便仓惶弹翅，想挣出去又没有办法，张开嘴拼命地咬黑虎的指头。

“真巧，今天的运气那么好。”他仔细看着这只漂亮的蜻蜓，把她和早上的事连起来，心一阵阵地喜，嘴一直笑着。

(四)

月色如水，银河淡淡，几点淡淡的孤星散落在山际。

润边的草地。一个男的搭着一个女的坐着讲话，身下的脊皮草又厚又松软，坐在上面格外舒服。

黑虎陪着早上那个穿格格衣的姑娘讲话。

“代勾，”黑虎问，“把你名字告诉我好吗？”

“我人丑名也丑不给你讲。”姑娘固执起来故意打转转。

黑虎轻轻地在姑娘的屁股上掐了一下，姑娘的身子弹了一弹，“唉哟”地叫了一声。

“砍脑壳的，”姑娘笑着骂，“不许动手动脚。”

“你叫什么名字，说了我就不掐。”

姑娘仍不说，黑虎连续掐了姑娘五六下，姑娘被激得又麻又痛又气又笑，还是屈服了。

“你先讲你名字我就讲我名字。”

“我叫黑虎。”

“撒谎。”

“撒谎是狗儿。你呢？”

“我叫二竹，名字丑不丑？”

“话倒讲，水倒流，那么乖名字还讲丑。”

“你是黄瓜寨的啵？”

“是，你又哪么晓得的。”

“早上碰到你时我觉得好熟，后来我七想八想，好像是去年三月三在对歌台上见过你，好象得了个头名，是你没。”

“你记性好好，那么久你还没忘。”

他们讲得起劲的，不觉得四周对对双双的姊妹兄弟们一对一对地散去了，二竹抬头看了四周，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便转过脸来责备黑虎。

“都怪和你这背失的讲话，人都跑了。”

“丢不了的。”

“夜了，没有人陪我转屋里。”

“我送你还不行？”

姑娘的心时里很甜。一双眼很是喜悦地看黑虎，虎哥心里也热和和的。一股无形和力量吸着他向二竹靠拢，越挨越近，他用力抓住二竹的用手，二竹起初略略地挣，不久就温顺地任虎哥轻轻地抚摸了。二竹倚在黑虎怀里看着他，目光深情。月光落在她的唇上睫毛上，颊上光润润的。

“虎哥，”二竹轻轻地说，“你讲个故事听好不好？”

“好，讲得不好莫笑我就行了，”黑虎就讲起来了。”

“从前有个小伙子，父母早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很苦，天不亮就下地种田，太阳登坡转来煮早饭，吃了饭就又下地，煞黑才收工，早饭成午饭，晚饭成夜饭。

有一天，他梨田拣得一个大田螺，他把她养在水缸里……有天，田螺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从缸里出来了……”二竹听得入迷了，嘴微微地张开着，眼睛里朦胧看到田螺仙子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听着。

虎哥把她如何煮饭洗衣，小伙子如何发现，玉皇大帝如何折散，他们最后如何团圆都讲完了，二竹才吐了一口气。

月儿斜下去了。山野越来越静，山睡着了，只有风还在兴致勃勃地赶夜路。二竹望着月儿对黑虎说：

“转去，好夜了。”

“好。”

虎哥一直把二竹送到水柳寨门口，虎哥说，明晚还来不？”

你忘了，明天十四——月忌呀。”

“唉，我真笨。”虎哥顿了一下，“那什么时候再会面？十八赶场那天晚上。”

“好，我转去了。”

阿竹又退回来送虎哥。

“唉呀，哪要你送我呢，象蚂蚁送亲来来回回，今夜咱们就没有个完了。”

“好，我不送了，”二竹深情地说，“那你慢走了。”

(五)

到了六月，太阳就热得十分可怕。人们都怕出屋，懒懒地呆在屋里长睡，知了在屋前屋后的枝头上不安地叫苦，热一呀一死”煎熬地悲泣叫人听来都可怜，弱小的生命这时候投身世上多么划不来。夏风流进谷里，正当杨花的稻穗翻起一浪浪绿波，田水又见往下落，田中不时响起熬不住闷的鲤鱼叭啦叭啦的拍水声。小河，也浅了，平时满槽的水瘦了，露出灰白的沙滩，有些地方沙滩从两岸把河水一挤，河水缩得象线一样，水小了声音也就变成暗暗哑哑，象哑巴儿受了委屈叫不出口，长在河边的菖莆裸露出来就连根枯死，成群的蓝鱼、鲫鱼成群地挤在河里一段一段

窄窄的水塘，见人来便苍惶躲闪。孩子们总是天真的、快乐的，他们领会不了大人们的担忧，因为捉蓝鱼鲫鱼的时候到了。在村庄昏沉入睡的时候，河里响着他们的踏水溅水声，兴奋的呼唤，争抢的骂娘声，打斗的哭叫声。

吃过早饭，黑虎没事干，两把凳子夹起靠柱头半躺下。肚子饱胀的，没有睡意，他想干点什么，又没干什么，觉得很乏味。丁丁和山山屁股砸在地上面对面坐着玩摔银碗的游戏，丁丁把一块泥巴调成方的，然后挖出中间一硃，碗就成了。山山做法不同，他把一坨泥揉成筒筒，手指就往中间按，泥巴往四周挤开，越挤越大成了大海碗，碗做好了，他们俩从地上站起来，把碗高举过头顶，然后喊一声“预备一起。”话音刚落，泥碗倒扣过来，迅速扑下地面，顿时“乒乓”，两个泥碗底开了花。于是，山山扯自己的泥巴补丁丁的碗，丁丁拿自己的泥巴堵山山的洞。

黑虎一声不响地看到这里笑了。他暗想，一个人不知不觉就大，往前好喜欢摔这玩儿，象丁丁山山他们那样坐地，人大了心有时也想摔几手，又觉得做这玩艺儿不合适了。人慢慢地长，也慢慢丢掉好多心爱的东西。自己的水枪、竹枪，木车、陀螺、这些都无缘去摸了，自从嘴上生出一撮毛之后，童心就慢慢褪去，要去划算田里地头，要去划算油盐柴米，要去想别人又想想自己，有了苦，天真就再难找到了。黑虎杂七杂八地想了这一堆事

“我做你爸日你妈。”小河里的孩子为争鱼吵骂声很细很清地传进黑虎的耳里。他兴奋起来，因躺得不舒服，他张开拳头大的嘴打了声哈欠，不意长长的脚把丁丁的泥碗也踏扁了。

“捉鱼去，好不好？”黑虎对山山和丁丁说。“好”。山山和丁丁丢下泥巴雀跃起来。黑虎从灶房里弄来了撮箕，水桶，拿两顶斗笠扣在这两个小不点头上，走出厢房门黑虎大笑起来。